

## 隨便翻翻



魯迅

我想講一點我的當作消閒的讀書——隨便翻翻。但如果弄得不好，會受害也說不定的。

我最初去讀書的地方是私塾，第一本讀的是《鑒略》，桌上除了這一本書和習字的描紅格，對字（這是做詩的準備）的課本之外，不許有別的书。但後來竟也慢慢的認識字了，一認識字，對於書就發生了興趣，家裏原有兩三箱破爛書，於是翻來翻去，大目的是找圖畫看，後來也看看文字。這樣就成了習慣，書在手頭，不管它是什麼，總要拿來翻一下，或者看一遍序目，或者讀幾葉內容，到得現在，還是如此，不用心，不費力，往往在作文或看非看不可的書籍之後，覺得疲勞的時候，也拿這玩意來作消遣了，而且它也的確能夠恢復疲勞。

倘要騙人，這方法很可以冒充博雅。現在有一些老實人，和我閒談之後，常說我書是看得很多的，略談一下，我也的確好像書看得很多，殊不知就為了常常隨手翻翻的緣故，卻並沒有本本細看。還有一種很容易到手的秘本，是《四庫書目提要》，倘還怕繁，那麼，《簡明目錄》也可以，這可要細看，它能做成你好像看過許多書。不過我也曾用過正經工夫，如什麼「國學」之類，請過先生指教，留心過學者所開的參考書目。結果都不滿意。有些書目開得太多，要十來年才能看完，我還疑心他自己就沒有看；只開幾部的

較好，可是這須看這位開書目的先生了，如果他是一位糊塗蟲，那麼，開出來的幾部一定也是極頂糊塗書，不看還好，一看就糊塗。

我並不是說，天下沒有指導後學看書的先生，有是有的，不過很難得。這裏只說我消閒的看書——有些正經人是反對的，以為這麼一來，就「雜」！「雜」，現在又算是很壞的形容詞。但我以為也有好處。譬如我們看一家的陳年帳簿，每天寫着「豆腐三文，青菜十文，魚五十文，醬油一文」，就知先前這幾個錢就可買一天的小菜，吃夠一家；看一本舊曆本，寫着「不宜出行，不宜沐浴，不宜上梁」，就知道先前是有這麼多的禁忌。看見了宋人筆記裏的「食菜事魔」，明人筆記裏的「十彪五虎」，就知道「哦呵，原來『古已有之』。」但看完一部書，都是些那時的名人軼事，某將軍每餐要吃三十八碗飯，某先生體重一百七十五斤半；或是奇聞怪事，某村雷劈蜈蚣精，某婦產生人面蛇，毫無益處的也有。這時可得自己有主意了，知道這是幫閒文士所做的書。凡幫閒，他能令人消閒消得最壞，他用的是最壞的方法。倘不小心，被他誘過去，那就墜入陷阱，後來滿腦子是某將軍的飯量，某先生的體重，蜈蚣精和人面蛇了。

講扶乩的書，講婊子的書，倘有機會遇見，不要皺起眉頭，顯示憎厭之狀，也可以翻一翻；明知道自己意見相反的書，已經過時的書，也用一樣的辦法。例如楊光先的《不得已》是清初的著作。但看起來，他的思想是活着的，現在意見和他相近的人們正多得很。這也有一點危險，也就是怕被它誘過去。治法是多翻，翻來翻去，一多翻，就有比較，比較是醫治受騙的好方子。鄉下人常常誤認一種硫化銅為金礦，空口是和他說不明白的，或者他還會趕緊

藏起來，疑心你要白騙他的寶貝；但如果遇到一點真的金礦，只要用手掂一掂輕重，他就死心塌地：明白了。

「隨便翻翻」是用各種別的石來比的方法，很費事，沒有用真的金礦來比的明白、簡單。我看現在青年的常在問人該讀什麼書，就是要看一看真金，免得受硫化銅的欺騙。而且一識得真金，一面也就真的識得了硫化銅，一舉兩得了。

但這樣的好東西，在中國現有的書裏，卻不容易得到：我回憶自己的得到一點知識，真是苦得可憐。幼小時候，我知道中國在「盤古氏開闢天地」之後，有三皇五帝、……宋朝、元朝、明朝，「我大清」。到二十歲，又聽說「我們」的成吉思汗征服歐洲，是「我們」最闊氣的時代。到二十五歲，才知道所謂這「我們」最闊氣的時代，其實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國，我們做了奴才。直到今年八月裏，因為要查一點故事，翻了三部蒙古史，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「幹羅思」，侵入匈奧，還在征服全中國之前，那時的成吉思汗不是我們的汗，倒是俄人被奴的資格比我們老，應該他們說「我們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國，是我們最闊氣的時代」的。

我久不看現行的歷史教科書了，不知道裏面怎麼說；但在報章雜誌上，卻有時還看見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。事情早已過去了，原沒有什麼大關係，但也許正有着大關係，而且無論如何，總是說些真實的好。所以我想，無論是學文學的，學科學的，他應該先看一部關於歷史的簡明而可靠的書。但如果他專講天王星，或海王星，蝦蟆的神經細胞，或只詠梅花，叫妹妹，不發關於社會的議論，那麼，自然，不看也可以的。

我自己，是因為懂一點日本文，在用日譯本《世界史教程》和新出的《中國社會史》應應急的，都比我歷來所見的歷史書類說得明確。前一種中國曾有譯本，但只有一本，後五本不譯了，譯得怎樣，因為沒有見過，不知道。後一種中國倒先有譯本，叫作《中國社會發展史》，不過據日譯者說，是多錯誤，有刪節，靠不住的。

我還在希望中國有這兩部書。又希望不要一哄而來，一哄而散，要譯，就譯他完；也不要刪節，要刪節，就得聲明，但最好還是譯得小心，完全，替作者和讀者想一想。

十一月二日

（選自《魯迅全集》6卷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1年）



自唯物論興而人心大變。昔者世有所謂靈魂等物，大智固亦以輪迴為苦，然在凡夫則未始不是一種慰安，風流士女可以續未了之緣，壯烈英雄則曰：「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。」但是現在知道人的性命只有一條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頭已百年身，只有上聯而無下聯，豈不悲哉！固然，知道人生之不再，宗教的希求可以轉變為社會運動，不求未來的永生，但求現世的善生，勇猛地衝上前去，造成惡活不如好死之精神，那也是可能的。然而在大多數凡夫卻有點不同，他的結果不但不能砥頑起懦，恐怕反要使得懦夫有臥志了吧。

「此刻現在」，無論在相信唯物或是有鬼論者都是一個危險時期。除非你是在做官，你對於現時的中國一定會有好些不滿或是不平。這些不滿和不平積在你的心裏，正如噎隔患者肚裏的「痞塊」一樣，你如沒有法子把他除掉，總有一天會斷送你的性命。那麼，有什麼法子可以除掉這個痞塊呢？我可以答說，沒有好法子。假如激烈一點的人，且不要說動，單是亂叫亂嚷起來，想出出一口鳥氣，那就容易有共黨朋友的嫌疑，說不定會同逃兵之流一起去正了法。有鬼論者還不過白折了二十年光陰，只有一副性命的就大上其當了。忍耐着不說呢，恐怕也要變成憂鬱病，倘若生在上海，遲早總跳進黃浦江裏去，也不管公安局釘立的木牌說什麼死得死不得。

結局是一樣，醫好了煩悶就丟掉了性命，正如門板夾直了駝背。那麼怎麼辦好呢？我看，苟全性命於亂世是第一要緊，所以最好是從頭就不煩悶。不過這如不是聖賢，只有做官的才能夠，如上文所述，所以平常下級人民是不能仿效的。其次是有了煩悶去用方法消遣。抽大煙，討姨太太，賭錢，住溫泉場等，都是一種消遣法，但是有些很要用錢，有些很要用力，寒士沒有力量去做。我想了一天才算想到了一個方法，這就是「閉戶讀書」。

記得在沒有多少年前曾經有過一句很行時的口號，叫做「讀書不忘救國」。其實這是很不容易的。西儒有言，二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，追兩兔者並失之。幸而近來「青運」已經停止，救國事業有人擔當，昔日輾轉體的口號今成截上的小題，專門讀書，此其時矣，閉戶云者，聊以形容，言其專一耳，非真辟札則不把卷，二者有必然之因果也。

但是，敢問讀什麼呢？《經》，自然，這是聖人之典，非讀不可的，而且聽說三民主義之源蓋出於「四書」，不特維禮教即為應考試計，亦在所必讀之列，這是無可疑的了。但我所覺得重要的還是在於乙部，即是四庫之史部。老實說，我雖不大有什麼歷史癖，卻是很有點歷史迷的。我始終相信「二十四史」是一部好書，他很誠懇地告訴我們過去曾如此，現在是如此，將來要如此。歷史所告訴我們的在表面的確只是過去，但現在與將來也就在這裏面了：正史好似人家祖先的神像，畫得特別莊嚴點，從這上面卻總還看得出子孫的面影，至於野史等更有意思，那是行樂圖小照之流，更充足地保存真相，往往令觀者拍案叫絕，嘆遺傳之神妙。正如獐頭鼠目再生於十世之後一樣，歷史的人物亦常重現於當世的舞台，恍如奪

舍重來，懾人心目，此可怖的悅樂為不知歷史者所不能得者也。通歷史的人如太乙真人目能見鬼，無論自稱為什麼，他都能知道這是誰的化身，在古卷上找得他的元形，自盤庚時代以降一一具在，其一再降凡之跡若示諸掌焉。淺學者流妄生分別，或以二十世紀，或以北伐成功，或以農軍起事劃分時期，以為從此是另一世界，將大有改變，與以前絕對不同，彷彿是舊人霎時死絕，新人白天落下，自地湧出，或從空桑中跳出來，完全是兩種生物的樣子：此正是不學之過也。宜趁現在不甚適宜於說話做事的時候，關起門來努力讀書，翻開故紙，與活人對照，死書就變成活書，可以得道，可以養生，豈不懿歟？——喔，我這些話真說得太抽象而不得要領了。但是，具體的又如何說呢？我又還缺少學問，論理還應少說閒話，多讀經史才對，現在趕緊打住吧。

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吉日

（選自《周作人早期散文選》，上海：上海文藝出版社，1984年）

# 入廁讀書



周作人

郝懿行著《曝書堂筆錄》卷四有《入廁讀書》一條云：

舊傳有婦人篤奉佛經，雖入廁時亦諷誦不輟，後得善果而竟卒於廁，傳以為戒，雖出釋氏教人之言，未必可信，然亦足見污穢之區，非諷誦所宜也。《歸田錄》載錢思公言平生好讀書，坐則讀經史，卧則讀小說，上廁則閱小詞，謝希深亦言宋公垂每走廁必挾書以往，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。余讀而笑之，入廁脫褲，手又攜卷，非唯太褻，亦苦甚忙，人即篤學，何至乃爾耶。至歐公謂希深言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，乃馬上枕上廁上也，蓋唯此尤可以屬思爾，此語卻妙，妙在親切不浮也。

郝君的文章寫得很有意思，但是我稍有異議，因為我是頗贊成廁上看書的。小時候聽祖父說，北京的跟班有一句口訣云，老爺吃飯快，小的拉矢快，跟班的話裏含有一種討便宜的意思，恐怕也是事實。一個人上廁的時間本來難以一定，但總未必很短，而且這與吃飯不同，無論時間怎麼短總覺得這是白費的，想方法要來利用他一下。如吾鄉老百姓上茅坑時多順便喝一筒旱煙，或者有人在河沿石磴下淘米洗衣，或有人挑擔走過，又可以高聲談話，說這米幾個銅錢一升或是到什麼地方去。讀書，這無非是喝旱煙的意思罷了。

話雖如此，有些地方原來也只好喝早煙，於讀書是不大相宜的。上文所說浙江某處一帶沿河的茅坑，是其一。從前在南京曾經寄寓在一個湖南朋友的書店裏，這位朋友姓劉，我從趙伯先那邊認識了他，那年有鄉試，他在花牌樓附近開了一家書店，我患病住在學堂裏很不舒服，他就叫我住到他那裏去，替我煮藥煮粥，招呼考相公賣書，暗地還要運動革命，他的精神實在是很可佩服的。我睡在櫃檯裏面書架子的背後，吃藥喝粥都在那裏，可是便所卻在門外，要走出店門，走過一兩家門面，一塊空地的牆根的垃圾堆上。到那地方去我甚以為苦，這一半固然由於生病走不動，就是在康健時也總未必願意去的，是其二。民國八年夏我到日本日向去訪友，住在一個名叫木城的山村裏，那裏的便所雖然同普通一樣上邊有屋頂，周圍有板壁門窗，但是它同住房離開有十來丈遠，孤立田間，晚間要提了燈籠去，下雨還得撐傘，而那裏雨又似乎特別多，我住了五天總有四天是下雨，是其三。末了是北京的那種茅廁，只有一個坑兩垛磚頭，雨淋風吹日曬全不管。去年往定州訪伏園，那裏的茅廁是琉球式的，人在岸上，豬在坑中，豬咕咕的叫，不習慣的人難免要害怕，哪有工夫看什麼書，是其四。《語林》云，石崇廁有絳紗帳大床，茵蓐甚麗，兩婢持錦香囊，這又是太闊氣了，也不適宜。其實我的意思是很簡單的，只要有屋頂，有牆有窗有門，晚上可以點燈，沒有電燈就點白蠟燭亦可，離住房不妨有二三十步，雖然也要用雨傘，好在北方不大下雨。如在這樣的廁所，那麼上廁時隨意帶本書去讀讀我想倒還是嘸啥的吧。

谷崎潤一郎著《攝陽隨筆》中有一篇〈陰翳禮讚〉，第二節說到日本建築的廁所的好處。在京都奈良的寺院裏，廁所都是舊式

的，陰暗而掃除清潔，設在聞得到綠葉的氣味青苔的氣味的草木叢中，與住房隔離，有板廊相通。蹲在這陰暗光線之中，受着微明的紙障的反射，耽於冥想，或望着窗外院中的景色，這種感覺真是說不出地好。他又說：

我重複地說，這裏須得有某種程度的陰暗，徹底的清潔，連蚊子的呻吟聲也聽得清楚地寂靜，都是必須的條件。我很喜歡在這樣的廁所裏聽蕭蕭地下着的雨聲。特別在關東的廁所，靠着地板裝有細長的掃出塵土的小窗，所以那從屋簷或樹葉上滴下來的雨點，洗了石燈籠的腳，潤了沾腳石上的苔，幽幽地沁到土裏去的雨聲，更能夠近身地聽到。實在這廁所是宜於蟲聲，宜於鳥聲，亦復宜於月夜，要賞識四季隨時的物情之最相適的地方，恐怕古來的俳人曾從此處得到過無數的題材吧。這樣看來，那麼說日本建築之中最是造得風流的是廁所，也沒有什麼不可。

谷崎壓根兒是個詩人，所以說得那麼好，或者也就有點華飾，不過這也只是在文字上，意思卻是不錯的。日本在近古的戰國時代前後，文化的保存與創造差不多全在五山的寺院裏，這使得風氣一變，如由工筆的院畫轉為水墨的枯木竹石，建築自然也是如此，而茶室為之代表，廁之風流化正其餘波也。

佛教徒似乎對於廁所向來很是講究。偶讀大小乘戒律，覺得印度先賢十分周密地注意於人生各方面，非常佩服，即以入廁一事而論，後漢譯《大比丘三千威儀》下列舉「至舍後者有二十五事」，宋譯《薩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》六自「云何下風」至「云何籌草」